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珍珠船 第十六回 僧室藏尼偶諧雲雨夢

詩曰： 向道僧扉閉得堅，焚修自合習參禪。  
誰知夜靜月明處，也有佳人同枕眠。

說話天下最討便宜的，莫如和尚。那些俗家，男耕女織，終歲勤勞，常有個凍餒之時。惟獨和尚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偏自穿得暖，吃得飽，捫腹逍遙，無憂無慮。俗家要住一間房子，好不艱難，按季清還房租，好不煩苦。惟那和尚，住了名山勝境，高堂曲室，鎮日清清淨淨，自由自在。據著這般看起來，凡做和尚的，受了施主的齋糧，享了自在的清福，務要參師訪道，苦行焚修。一則報答檀那，一則自成正果。豈料，偏有那一等劣惡不肖之流，壞亂清規，不遵戒律。日常酗酒啖肉，見了一個婦女，就如蒼蠅見了血的一般，千思萬想，必要弄他到手。豈知，萬惡之首，莫重姦淫。就是那施主的東西，也不是容易消受的。古語說得好：

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。  
若還不好劫，披毛帶角還。

更好笑，有那一種庸蠢之徒，信重佛法，見了一個和尚，不管好歹，看待就如活佛，聽憑妻女到那寺院聽經，或去燒香點燭，或做鞋襪佈施，往往弄出事來，被人笑話。所以正氣的人家，不許三姑六婆上門，不容妻女到寺燒香。則奸局無由可入，門風不致破壞。只今一件新奇的事，也為著齋僧上起的，待細細的敘演出來，以為佞僧的下一砭針。

且說松江府婁縣，城外有一靜室，喚做古柏庵。庵中只有三個長老，那當家的法名證空，號叫蕉月，原是廣東人氏，自幼出家，隨師訪道，年才二□五歲，性格聰明，熟習經典，更兼談鋒最捷，每講論禪家妙諦，娓娓不休，真能使頑石點頭，天花亂墜。所以，雲遊至松，無論僧俗，莫不敬禮，以為有行真僧。後因士紳公啟，請為古柏庵住持。未滿二載，起建禪堂佛閣，煥然一新。不待募化，錢糧畢集。遠近聞之，愈加敬奉。只是天生一件毛病，見了一個婦女，便即神魂飄漾，不能自持。單為有了這件病根，遂將那經典做了口誦的虛文，講論做了哄人的套語。但見一個施主到來，他便滿面春風，一團和氣，就如《西廂記》內的法聰一般。因此人人喜愛，都來施助。也有點燭掛幡的，也有求取法名的。日逐紛紛，竟將一個清淨的靜室，做了熱鬧的道場。然在左近的護法，雖與證空相好甚多，單有一個黃在茲尤為莫逆。那在茲，原是府學朋友，也在世法上行走，故與證空話得投機。日常閒暇，不拘早晚，時到庵中隨喜。話休絮繁。

且說古柏庵西首三里之外，有一尼庵。那當家的尼姑喚做朗照，年可二□餘歲，姿容秀麗，談吐如流。所以宦家富室，無不走動。因值證空在古柏庵做了住持，朗照聽得沸沸揚揚，遠近傳播，也即披了袈裟，到庵參禮。證空一見了朗照的姿色，捺不住心猿意馬。朗照見了這樣一個標緻和尚，越做出妖嬈模樣。證空手執如意，指著朗照道：「出家一般，男女各別，何勞蓮駕至此？」朗照道：「大師你說錯了。既知一樣修行，又何必分著男女。況千聖相傳，只有一法，豈女不可得之於男，男不可授之於女耶。」證空聽說，明知語中有因，遂慌忙留著朗照吃了齋，直盤桓至暮而去。自此，朗照哄引那內眷，到庵燒香。往來既密，彼此眉來眼去，弄得一團火熱，遂乘著無人之際，留進內房，竟做了比目之魚，並頭之蓮。有詩為證：

尼不尼兮僧不僧，僧尼一樣愛風情。  
移柴近火應燒著，枉了檀那供奉心。

一日，庵中長老，俱到施主人家，做那三晝夜功德，單有證空並一道人在庵，便去約會了朗照。那一夜，恰值七月既望，皓月當空，明亮如晝。到了更深時分，朗照悄悄的將那房門鎖閉，乘著月色，窺到古柏庵來。輕輕的剝啄數聲，證空已是望得眼穿，慌忙啟扉，接進內室。取出酒肴，飲了一會，就把朗照攬抱上牀，那一番雲情雨意，自然□分歡暢。正所謂：

為尼為釋難分辨，兩個光頭共一牀。

自此朗照潛住庵中，日則鎖閉在房，夜則同衾共枕。一連三夜無話，到了第四日早起，證空為要登廁，穿上褲子，就急忙忙走了出來，竟忘記了鎖門。也是合當有事，恰值黃在茲要討煙吃，獨自一個闖進房內。看見紗帳中光著頭向裡牀睡著，黃在茲認道是證空，便把帳子揭開，向那雪白的屁股上打一掌道：「日高三丈，還是這般好睡麼。」朗照又認是證空取笑，笑嘻嘻的撥轉頭來道：「你若不要撒尿，這些時也還睡哩。」黃在茲仔細一看，不是和尚，卻是一個尼姑。朗照看見是黃在茲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忙把被單遮蓋。誰想那毛鬆鬆的話兒，已被黃在茲瞧得明白。當下黃在茲惟恐惹禍，慌忙趨出外廂時，證空在坑廁上，猛然醒起，扯了褲腰就走，與黃在茲恰在廊下遇著。急忙問道：「你可曾到我房裡去麼？」黃在茲道：「我只在廚房裡尋你討煙吃，你卻從那裡來？」證空也不答應，如飛的走進房內。只見朗照雙臉漲紅，再三埋怨道：「你去怎地這樣不小心，竟把房門開著，放那黃秀才闖了進來。今若被他曉揚開去，教我怎樣做人。」證空跌腳懊悔道：「剛剛來遲得一步，若在房內遇見，我就結果了他的性命。如今放虎歸山，必要遭他詐害，卻怎麼處？」朗照道：「我向聞此人不波生浪，最是一個不長進、慣會詐人的主顧，不是輕易惹得他的。今既被他識破，只索將些東西送去，買他個不開口便了。」證空點頭道：「你的主意不差，只是事不宜遲，須要速去為妙。」便向匣內取出紋銀□兩，悄然走到黃在茲家裡，雙膝跪下道：「望念平日相與之情，包容則個。」黃在茲假做不知，連忙扶起道：「禪兄為著什麼緣故，卻做這般模樣？」證空道：「小僧心事，已落在黃相公眼裡。今特具白金□兩，聊充一茶之敬。萬望曲全，生死佩德。」黃在茲見了雪白的□兩文銀，笑道：「若是一個不相知的，適才弟即叫破。只因禪兄面上，曲為含忍。乃以厚儀見賜，反覺客氣了。」證空道：「些須之物，聊表寸心，必乞笑留，小僧方敢放膽。」黃在茲道：「論起相與至交，斷難領此厚恩。若以禪兄名譽素著，那人兒亦在宦室行走。若要兩全，怎值得這點東西麼？」證空道：「這個意思，實為輕褻。但因一時不能措備，容俟另日補敬。」黃在茲道：「吾料禪兄三年蓄積，不下千金。小弟也不敢奢望，只把一百兩與我，便即放過，只當沒有此事。」證空聽說，雖則怒從心上起，又不敢挺撞，只得屈膝哀求。黃在茲微微笑道：「禪兄是個聰明伶俐人，怎不見機。若再要多，小弟就是一個沒良心的了。若要短少，就是九□九兩九錢，也不肯罷休。況小弟只當要了施主的，原不是禪兄的己財，何消如此慳吝。」證空知事不諳，暫為脫身之計，堅求寬限三日，定當如數奉納。黃在茲道：「既屬至交，要遲三日何難。但或爽信，弟將所賜之物，首於當事者。只怕禪兄更有些大不便了。」證空連聲唯唯而別。回到庵中，朗照慌忙問道：「其事若何？」證空低頭垂淚道：「一時失著，竟遭虎狼之手。爾我緣分，大都畢於今夕矣。」朗照道：「諒他只要銀子，有何難解之事。」證空長吁了一聲，也不答應，便將衣物物件，忙碌碌的收拾做了一包。朗照詰問其故，證空道：「我想此人，設心不善，就使今日買囑了他，日後必要常受其累。為今之計，三□六著，走為上著。我與你今晚一敘之後，送你回庵，即刻便要飄然遠去了。」朗照聽畢，止不住眼眶流淚，不能割捨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當夜，兩個上牀，免不得又恣意綢繆了一番。將及五鼓，證空悄悄的起來，催著朗照起身，背了衣包，打從後門走出。送到半路，向著朗照道聲保重，灑淚而別。遂從問道，抄到西關，急望嘉興而去。

再表庵中兩個長老，那一日等到日宴，不見當家的起身，只得推門進去一看，只有傢伙什物，其餘被帳衣單，一些也不見了。兩個長老互相驚疑道：「細看這個光景，必定是逃走去了。但風不吹，草不動，為著什麼緣故，半夜逃脫？」正在猜疑未決，那消息已傳入黃在茲的耳內。黃在茲專望到了第三日，要這一百兩銀子。誰想過得一夜，就逃走去了。當下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急急的走至庵中，嚇那兩個長老道：「你們這些賊禿，怎把尼姑朗照藏匿在庵，昨早我親眼撞見，證空與他睡在牀上。已經呈明捕衙，差人提究，誰想你等俱是通姦的，所以令他逃避。少頃差人來時，你只要還我證空去聽審。」兩個長老再四辯訴，黃在茲那裡

肯信，只得把那磬鉢並證空房裡的幾件朱漆傢伙，都送與黃在茲，方才罷休。黃在茲又把朗照詐了一注東西，俱不消細表。

單說證空，那一日一直逃至秀州，投入楞嚴寺禪堂。幸遇幾個相識的道友，交口贊譽，那住持僧欣然留住，倒也安穩。只是一心思念朗照，又仇恨那黃在茲，將欲再到松江，為報復之計。誰想，那一年正值宗師按臨嘉興，黃在茲同了親戚家的幾個子弟，來到嘉興冒考，寓在楞嚴寺梧桐房內。一日，寓中無事，黃在茲信步踱至楞嚴寺禪堂，剛欲跨進山門，與證空劈頭遇著。一個詐心不遂，還恨那一百兩頭不曾到手。一個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又道是不禿不毒，當下證空一見了黃在茲，就衝胸一拳。黃在茲亦趁勢扭了證空，兩個揪住廝打。早驚動了合方丈的和尚，都來勸解。證空訴稱，他是光棍秀才，白白的詐了我□兩銀子，今日必要還我。黃在茲喊道：「偷師姑的賊禿，我正要尋他，誰想逃在這裡。」眾和尚細聽根由，明知兩個俱不是正氣的人。畢竟和尚只為和尚，眾手幫助，把黃在茲多打了幾下。黃在茲雖有同行的伴侶，俱是斯文朋友，被證空一推就倒，誰肯向前。幸值眾人力勸，黃在茲方得脫身，已是眼青額破，衣服扯得就像蓑衣相似。回到寓所，□分惱恨。思欲出揭，央求入學朋友，具詞公舉。又因嘉興要打冒籍，不敢出頭。當晚禪堂內眾僧，也因廝鬧一番，惟恐惹禍，打發證空起身。證空暗想：「嘉興寺院，決不容留。每聞湖州府名刹最多，山水秀麗，不若且到彼處，暫時寄跡。」主意已定，登時附舟，直至吳興，投在眠佛寺內。每日沿街化齋，一住月餘無話。忽一日，打從察院前東首經過，只見一家門首，站著一個婦人。證空立住了腳，仔細一看，那婦人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瓜子臉兒，梨花淡白；弓樣眉兒，柳葉新青。自然幽雅，身穿著半舊的黑羅衫子；略加妝飾，鬢簪著鮮紅的幾朵海棠。論年紀三□左右，腳金蓮五寸餘長。貌非傾國，雖不能使張琪的情牽；態盡妖嬈，也可以攝法聰的魂。

證空一見，把一個身體登時酥了半邊。那婦人斜眼覷著證空，慢慢的掩了門進去。證空走至東首，略停了一會，隨即轉身又向那婦人家門前經過。只見門兒靜掩，隨又轉身向東。如此一連經過三次，並不見那婦人再走出來。看看天色已暮，只得回到寺中，心下不住的想道：「怎設得一個法兒，弄那婦人到手？」翻來覆去，一夜不能合眼。忽然轉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，方可為進身之計。」遂買下一根梆子，每日到那婦人家左近，把梆子敲響，高聲叫道：「貧僧來自嶺南，身上不掛一絲，頭上不頂寸木，只化眾居士們每日施飯一餐。功德無量。」自此，日則往來敲梆，夜則盤膝跌坐在婦人家門首簷下。將及□日，地方上走出幾個老者道：「細看這個長老，雖則年紀不多，日夜念佛，倒也是個苦志修行的。我們合成三□家，一家一日，將他輪流供養。只是他打坐在趙誠甫家門首，幸得趙誠甫歸在家裡，我們同去見他商議，要他做個領袖，便好去合那眾鄰舍。正所謂不看僧來看佛面，此乃美事，有何不可。」眾老者便去見那趙誠甫。

不知如何？且聽下回解說。